



# 卷一百零四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  
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一百零四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 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  
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  
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  
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  
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  
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  
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  
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  
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  
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復淺近  
補闕云

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

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樂姓巨公名

叔為人刻廉

自喜喜游諸公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文人行也

趙人舉

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

即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也

漢七年



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  
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  
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  
流於戶外是之謂也蟲直隆反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  
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義不倍德率私相  
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月捕貫高等漢下詔

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  
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  
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  
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  
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  
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音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

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教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



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  
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  
何也叔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  
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  
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  
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  
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

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

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物所藏使相償之相曰王

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

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

共王景帝子都兖州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

曲阜縣故魯城中王輒休相

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

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

官率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

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

也青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

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

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

南河東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

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馬湖京兆

慶云皆治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

事正義曰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

司直秩比二千石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

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

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

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義以救過仁與余



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即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棗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

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

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名家口名數

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

谷口蜀剡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豔屋縣西

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豔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接行谷有棧道也

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鼓反言邑

小無豪易得高名者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

○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

除一為求盜掌後為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

逐捕盜賊也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

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

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

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舉為親民出為

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

五百石至三百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

石皆有丞尉也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

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

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

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

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從此兩人

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

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



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  
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  
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  
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  
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  
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

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

五后反

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  
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  
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  
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  
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  
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  
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  
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  
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  
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  
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  
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  
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  
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  
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  
百石負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

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  
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

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  
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  
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  
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  
正義曰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  
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



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滕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

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

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

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才奢反佯謂詐受節也不發兵

不傳會太子者也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任安答

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

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

兵甲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  
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  
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  
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  
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  
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  
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